

于右任先生與我

王世昭

「文字交情同骨肉」

憶民國三十九年春初，我自大陸來港，時投稿於香港幾家報紙，其中以自由人、天文臺、工商日報、香港時報為較多。那時我住在荃灣馬閃排松園，連寫了兩本書，由救濟流亡知識份子協會收購，給予較高的稿費。第一本為中國詩人新論，第二本為中國文人新論。接着為自由人寫了幾篇詩評，大體上如蘇曼殊、胡漢民、汪精衛、胡適等。繼而寫到了于右任，于先生在台北，每三日必讀自由人，而自由人中我批評他的創作，大概是更要細讀一番，劉伯閱兄以任立法委員故，時往來於港台之間。有一天他對我說：「于先生對你很關注，希望你入台一行，如果有什麼困難，即便開口，于先生是樂於助人的！」為了君左與于先生有舊，我徵詢他的意見，君左亦力贊我行。可是我此時正任曼谷世界日報總主筆，與駐港代表黃天石，正在辦理世界日報徵文工作，入台暫不可能。因此寫了一封信給于先生，附上水紅虎皮宣一紙，請他老人家寫幾個字給我，留作紀念。信去後，于先生立即有回信，寫了一首五律給我，詩云：

「雲表作重陽，高吟老更狂。

詩真有神助，事亦破天荒。

滄海龍方起，中原雁幾行。

草山諸作者，為我寄佳章。」

上款題：「世昭先生正之」。下款署「于右任」，并附旁註：「重九台港機中」。

我收到于先生字閱月餘，又接到于先生寫給我一幅中堂，為「生日答記者問」的「賀新郎」詞，詞如左：

「夢繞神州久，問髯翁，反攻文學，血

曾攪否？斷爛春秋茅草筆，何用時賢

掛口！老歷史仲長無有？為道風雲須

再起，成吉斯大汗真盟友。揚大令，

一杯酒。白頭游子白頭婦，記當

年，書燈夜雨，古槐依舊。縱使人間

無公道，尚有皇天后土，更念念，思

親引咎。五十年來成何事？遇良辰不

忍空相負！煩記者，錄諸右。」

上款仍題「世昭先生正之」，下款「于右任」，亦附旁註：「生日答記者問」如前文。

第一幀字如小碗大，第二幀字參差錯落由一寸至二寸。第一幀是詩一首，連上下款五十幾個字。第二幀是詞，連上下款不下一百三十幾個字。一幀比一幀寫得鄭重，足見于先生對我的心情。古人云：「文字交情同骨肉」，這實在已是不尋常的了。然而，還有更不尋常的在後頭。

「我老了，為何還不來！」

于先生寄給我的兩幀字，我早已收到。但為世界日報徵文閱卷忙極，所以無法撥冗去函致謝。大概于先生對於這一件事極其關注，有一天，他親自坐車到了俊生兄家裏，說：「我寄給王世昭先生兩幀字，將近兩月沒有回信，不知是否失落！現在我再寫一幀，請你掛號寄給王先生，拜託！拜託！」

我既接到俊生兄的信，附來右老的法書，上面寫的是丘滄海秋懷詩二首，那是七律，兩首共一百一十二字，加上上下題款，比賀新郎詞似乎還要多些。詩云：

「年年鄉夢阻歸鞍，恨不隨風化羽翰。

捲土重來心未已，移山自信事非難。

兩餘瓊瑤潮初落，月下珊瑚島漸寬。

地老天荒留此誓，義旗東指戰雲寒。
 「斜陽園聽說場詞，我亦曾驅十萬師。
 破碎河山開國史，飄零風雨出軍詩。
 海中故部沉蒼兕，雲裏殘旌失素螭。
 歲自周天天自醉，紅牆銀漢隔秋思。」

這兩首詩所題上下款為「世昭先生法家：四十四年四月，于右任錄丘滄海先生秋懷詩二首。」

民國四十四年值右老七十七歲，到了民國四十六年，我寫成屈原傳一書，請于先生題端，附詩一首，詩云：

「萬古常新誰與京，故邦吾獨夢湘靈。
 天方有意存荆楚，世竟無人識屈平。
 蓋代風華歸綽約，九州博大失修能。
 滄桑荏苒春長在，應為先生晉一罇。」



于右任先生七十七歲時的照相。

題為「祝屈子誕生二千三百年」。于先生親筆和詩一首，題云：「遠同王世昭先生作屈子二千三百年祭」。詩云：

「一卷離騷愛不忘，一叢蘭蕙發天香。
 歌謠傳世非神話，風雨懷人是國場。
 為汝行吟迷遠近，有誰端策決興亡。」

二千三百年時邁，春草生兮酌桂漿。」
 下署：「四十六年四月于右任。」

自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十月起，我率繼女許瀟南遊新加坡、吉隆坡、怡保、檳榔嶼、詩巫、泗里奎、古晉、亞庇、山打根、斗湖、曼谷等地開了十二次書畫展，五十年年底中國青年黨有一部分同志要開全國代表大會，為了範圍不大，我拒絕出席。可是于右任先生以為這個大會我一定會來，所以準備為我安排下榻之所。忙了一大陣，可是我却沒有來。丁俊生兄寫信對我說：「于

先生說：昨晚夢見了你，接着他又感歎地說：我老了，王先生為什麼還不來呢？！」

決定專誠入台祝壽

依我記憶所及，自民國四十四年起，至民國五十年止，上下七年間，于先生每年都敷衍我入台。我為了奔走衣食，始終未能如命！俊生兄來了上面這封信，說于先生說：「我老了，王先生為什麼還不來呢！」這一下震動了我的心，所以連忙寫了一封信給他老人家，表示明年他老人家壽誕，我一定專誠到台北來，為他老人家祝壽！那一次我入台手續，是田曼詩女士為我辦的。回首前塵，不覺一十九載。

右老誕辰是每年舊曆三月二十日，但他的祝壽却依新曆計算，所以他的誕辰年年不同。記得他八十三歲的時候，我曾為聯以壽文云：

「鬻子九秩未稱老，

潞公大名揚四鄰。」

八十四歲這一年，我於四月八日入台，送給老先生的是一幀六尺壽字。這個壽字於五月間在海雲閣畫廊書展時，向老人暫借展出。老人曾於壽字前坐在那裏拍了一幀照。這是後話。

當我飛台前數日，去函俊生兄，千萬不要通知右老，讓我抵步，前往拜謁。飛機既抵達松山機場，前來接機的有丁委員俊生，劉秘書長愷鍾，胡秘書恆，田女士曼詩等十餘人，海關略事檢查即放行。既至開口，右老已恭立開口，我急趨前與之握手，并謝老人關拂之情。於是同車共抵監察院會客室，右老事前已飭副官，略備茶點招待。右老命胡秘書告余，監察院院長室，牀椅書棹筆墨紙硯一應俱全，可供王先生作息，此其一

。又陽明山頂北投有別墅，內有溫泉，亦可供王先生作息，此其二。右老意，請王先生於二者任選其一小住。我答：監察院院長室，為院長辦公所在，我未便擅用。頂北投別墅固佳，但來往交通，以及我與朋友的往來，恐不甚便。在目前，我希望在市內找個價廉物美的旅館，讓我住到等右老誕辰過後，再搬到頂北投小住，不知以為何如！於是有人建議，在國際學會找一個房間，那個地方，房租很便宜，環境也不錯，於是劉秘書、丁委員、胡秘書三人送我到信義路國際學會去。

次夕（四月九日），于先生邀敘於悅賓樓，作陪者有李副院長嗣聰、謝代表、陳委員恩元、丁委員俊生、劉委員延濤、劉委員永濟、劉秘書長愷鍾、田女士曼詩、黃先生景南，胡秘書恆。以上凡十二人，今存者六人。

越數日（四月十二日）董從善將軍與田曼詩女士邀敘於中美文化協會，同座者于院長、梁寒操、黃君璧、黃夫人、蘇君亮、蘇夫人、方顯廷、方夫人，楊管北夫人、陳建中、黃景南等凡十四人。

榮寵·題跋·求書

那一次于先生的壽誕似乎是四月二十日，中華民國郵政為之發行元老記者于右任先生紀念郵票。早晨，我到青田街十五號于公館為于先生拜壽，中午宴會的時候我與于先生同席。坐在于先生之左為鄧家彥先生，坐在于先生之右為許世英先生，以次賈景德、張默君、魏清德、馬超俊諸先生。滿座都是八十以上的老人，以不及周甲而

恭陪末座的只有我一個，在右老八十四歲壽誕宴集中，這也可算意外的榮寵了。

當我入住國際學會數週中，于右老曾三次前來訪問我。第一次留下名片，第二次留下香蕉三斤，（我到台北，患牙痛，猛吃香蕉便愈，右老知之，故送香蕉。）第三次又留下名片。我為了探望老朋友，多數外出，屢屢失迎，實在抱歉之至！

有一天，我到監察院看于先生，以瑯琊郡王王審知德政碑請跋。

于先生跋云：「書王審知德政碑」後：

「語石云：王審知德政碑規模崇隆，與常山王李實臣碑，吾其韓蕘王神道碑，鼎立而三。案韓碑余親見，李碑昔有藏本，今失去。比見王鐵髯藏王審知本，知語石之說不虛也。

碑為于兢撰文，王侗書，唐書宰相世系表，號字德源，唐亡後，入梁為相。陳金鳳外傳稱：王侗弘文館直學士，郭發虛又稱其善畫，王蘭泉謂撰書人皆無可考，非也。

傳世德政碑多矣，而此碑為百姓僧道詣闕之請，與梁王全忠之奏，撰文者稱臣于兢，亦似奉敕而作者。是審知之德政薄於民，而忠於上。當末世喪亂之際，人民流離，政府播遷，下意不能上達，政令無法下逮，審知處變若常，三十年內一境晏然，是此碑之出於百姓之請，而為政府之賜，不僅為碑生色，亦為時代生色者也。碑書法方正，篆額雄渾，為舊拓善本。

髯乃王浚，攜來台囑題，五十一年五月也。鐵髯先生：——于右任。」

又有一天，以唐拓聖教序請題，于先生題云：「民國五十一年六月二日敬觀——于右任」。

這一次託我向于先生求書的，有李璜先生、官其敬女士。又「林千石百體書法」封面題字，林大庸「春遊圖」題字，趙戒堂「載思軒」題額，也都是或前或後由我經手請求的。

支持書展七次蒞止

于先生誕辰過後，老人家支持我舉行一次書法展，地址在海雲閣畫廊，那是由田曼詩女士為我向張其陶先生接頭的。計自五月五日起至十一日止，共七天，蠲免了全部租金。在未展出前，我請于先生主持開幕，于先生讓梁寒操，我婉謝，於是于先生答應下來。于先生擇日招待記者，晚以西餐。那日到有中央日報曹聖芬，聯合報王惕吾，徵信新聞報……等十餘人，于先生的公子望德，女公子想想也在座。首由于先生致辭，我報告展出內容，第二日全見報。

書展前一日，于先生先到海雲閣畫廊看了一遍。五月五日下午四時開幕，時大雨如注。于先生於大雨如注中，坐車蒞會主持開幕禮。

書展開幕剪彩時，于先生致辭說：

「今天是王世昭先生的書展，我嘗說：自由中國藝苑的盛況，是人心向往自由的象徵。但是近十年來，繪畫的展覽多，書法的展覽少。從海外歸來的藝術界朋友，舉行書法展覽的尤少。所以這一次王世昭先

生的書展，使我看了特別興奮。

王先生閩侯人，博學工詩，書擅衆體，背臨各家帖，略無凝滯，皆能得其神似。他說「懂得執筆，懂得書法，懂得書法哲學，八體可括千萬體。」可見他書學研詣之精了。

王先生主張大小字皆懸肘，我們看他展出各體書，無論大小字皆爽利蕭散，此是懸肘的證驗，又雖草草若不經意，而亦盡合法度，非精熟至極，不能致也。

無容否認，今日是書學的衰落時期，但也無容否認今日的學人，也都注意到了書學的復興問題。我對王先生的歸國書展，欽佩他的藝境，並欽佩他的精神。而他的成功，將不僅是個人的榮譽，而是對於將來無窮的影響！」

老人愷悌慈祥的面容，昂勉有加的辭令，使我鑄在心版裏，永久不能忘懷！

自此之後，一連五天，于先生幾乎每天必到畫廊，甚至植樹節也不例外。這個展覽會，開了于先生七至的例子，依我想，這不特是空前，也可算是絕後的了。

書展完畢，伴我送件的是丁俊生兄。于先生知道我的展覽會開得很完滿，很高興。有一天又到國際學舍來看我，又值我不在，他對丁俊生兄說：「我想陪王世昭先生到陽明山頂北投，看看所住的地方合適不合適，又有沒有漏雨？」

山居勝地兩月清遊

我知道老人家既古道又熱腸，實在不敢勞動

大駕。所以對俊生兄說：「你在監察院找一部車，暫時不必通知右老，我們一直到頂北投去。」俊生兄以爲然，有一天，我和俊生兄於下午二時上陽明山頂北投。

此時官邸中莫柳老夫婦已先期在那裏渡假，我就選擇面對森林，下跨小溪的屋子暫住，留着一個大屋子讓右老來時用。到後來才曉得，這個大屋子是先總統蔣公初到台灣時的居室，小屋子是總統夫人的閨房；因爲先總統在山上已另建成官邸，所以把頂北投讓出來，作右老的怡養之所，及元老們的渡假勝地。

右老知道我搬到頂北投，連忙派了一位做麵食的廚子來，第二日便到頂北投來看我，又帶了三斤香蕉送給我。恰值我外出訪友，不遇而返市區。到了第三日上午，田曼詩女士到頂北投來，說：「右老下午三時搬到此間陪我小住，所以我先來通報一聲。」我留田女士吃午飯，吃了午飯，我對田女士說：我們要各自休息一下，我睡小房，妳睡大房，等右老來。

那曉得這一睡，我睡到四時才起床，田女士已不知去向，大廳床上，只見右老在那裏休息。

於是我去洗了溫泉浴，身心大快，這時已近五時。不久，副官來請吃飯，我向右老告了罪，謝謝他的好意。接着說：靠山傍水還有一個大臥室，老人家何不搬進去。右老說：「大廳寬敞，正宜歇夏，那個大臥室，留給王先生用，不要客氣！而且每個夏天，我從來都睡大廳，四大無邊，便於觀書，也便於會朋友！」我見他說得有道理，所以也就不再堅持，搬進大房間住。那裏地

方寬，桌子大，床舖更大，宜於寫作揮毫。

光陰如箭，住在這裏不覺兩個多月，有一天右老對我說：「劉侯武先生也快要搬上來了，兩個房間隨便王先生用那一間？」因爲我要準備回港，手邊還有未了的事待辦，所以讓小的一個房間給劉先生。

當劉先生尚未搬到頂北投，右老指着兩個硯台，問我要那一個，我要一個比較小些的。春秋照相館爲我與右老拍過一張照片，我請于先生題字，于先生題云：

「鐵髻老弟

——于右任五十一年七月」

人間麟鳳地上神仙

爲了我怕于先生多禮，所以借着基隆福州十邑公會歡迎我到基隆一遊之便，向右老辭行；說：假使基隆有船回香港，我便搭船回去，如果沒有船，我要回台北搭飛機，那時再來奉謁您老人家！」那一天，右老整日沒有下山，等到下午三時基隆派人和車來接我，丁俊生兄作陪，送我到基隆去。右老坐在大門口，看我上了車，大概車子看不見了，右老也回到大廳休息了！

當右老八十五歲的時候，我又書聯爲之祝壽，聯云：

「人間麟鳳，

地上神仙。」

此聯曾發表於天文臺報。右老薨於八十六歲，時中華民國五十三年，距今又已十七年了！